



毛依抒情诗集

Mao Yi Shu Qing Shi Ji

花溪流芳



作家出版社

花溪流芳



陈永贵

0431007

花溪流芳

毛依著

I 22
809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溪流芳/毛 依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1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5063-3222-1

I. 花… II. 毛… III. 诗歌-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431 号

花溪流芳

作 者: 毛 依

责任编辑: 广 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16

字 数: 719 千字

印 张: 28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63-3222-1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要出书就得写序。我也只得按常规办事。首先自我介绍：我叫毛翼义，笔名毛依。“毛依”二字，只是“毛翼义”的谐音，并无实际意义。现在的毛依，既是笔名，也是俗名。出生地址：贵州省余庆县松烟镇街上。文化程度：断续上过几年小学，虽然也拿着“大学文凭”，那只不过是自学的标志，算是文化程度的“幌子”。14岁时我还是小学生。解放军刚打到故乡时，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抓烟馆，封我当了“儿童团长”。由于营养不良长得瘦瘦的不健壮，到十五岁时，身体还是“豆芽菜”。部队扩军，“团长”要带头参军，我为了“带头”，也就参军了。

惭愧，一个穷山区的孩子，参军前虽然也认得一些字，除小学课本外，从未读过任何文学作品，也未见过报纸书刊类的读物。电灯电话、汽车、自行车都没有见过。可以说连三层以上的楼房都未见过。参军后，眼界豁然开阔，见到了电灯，见到了汽车，见到了楼房……一切都显得新奇！

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是看到了军队出的一份小报——《勇士报》，我非常喜欢。报上的小文章通俗易懂，有顺口溜，有小快板等，读了几期后，我认为我也能写，于是我以作好“行军出发前的准备”为题材，写成快板投了出去，不久《勇士报》发下来，我的快板居然登了出来，真使我太高兴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幼稚天真实在可爱。从此，我就经常为小报投稿，后来抗美援朝，我就为《志愿军报》、《志愿军战士》投稿。采稿率越来越高。不仅被军队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还常出些题目让我到前线采访。当兵两年后，我已当了营部文书、文教、军教。在战斗空隙也开始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凡能借到的书，我都借来读。我记得我们炮团的文化干事，对我很喜欢，经常给我寄书来培养我的写作能力。有一次，给我寄了一本小说叫《红土乡纪事》。

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到团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都是文化教员。会上说是要整胡风反革命集团。因为《红土乡纪事》是胡风的书，我有这本书，因此我也成了胡风

的“爪牙”，被反复“整”了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小学文化的小兵，居然同文化界的风云挂勾，受到了“批判”。我觉得挺“荣幸”。我出身贫农，当时是共青团员，我曾几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因为这次特殊的经历，也就始终未能入党。

1956年4月，我们集体从朝鲜转业到山西一家国防企业。由于在部队打下的文化基础，开始为工会办黑板报——“钟声”，后来党委办“上游报”，把我调到报社当了编辑。从此我与社会文学正式结缘。经常在自己办的报上，以及社会上的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歌、小说、散文类的小文章。1958年我已加入了山西新闻协会、文联。在当时文学艺术尚未普及的年代，那时我在山西也算小有名气了。

1961年，我已不愿再当小报编辑，联系回黔到社会上的大报工作。想当“作家”。凭着我有“新闻协会”、“文联”的两个“头衔”，对方一看资料马上来函表示同意。然而，党委不同意我调走，我再三请求无果。对方来信说，经报社向领导请示，就是人无正式调动手续，他们也同意接收。当时我刚新婚，岳父是省公安厅的一个负责人，我考虑到去贵州工作他肯定不会同意，因此不敢先告诉他，但我走意已决，同妻子商量后就不辞而别了。单位不让我走，我“自动离职”。

回到贵州的报社刚报到，就接到岳父的来信，要我们夫妻立即返晋。岳父通过山西省公安厅给贵州公安厅来函，请求帮助“动员”我俩回山西。贵州公安部门并未“动员”立即将我俩的户口，寄回了太原市。刚报到的工作，也就泡了汤。我在贵州无法生存，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山西。随着“六二压”的到来，我这个“自动离职”者不能返回原单位，从此也就失业了。我这个想办大报，想当“作家”的梦到此已完全破灭。为了生计，我当过农民、炊事员、锅炉工、建筑工地的小工……，从此再也没有写过文艺作品。从1961年搁笔，直到2001年，整整四十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2000年的秋天，我到庐山去旅游，见了毛主席曾住过蒋介石的“美庐”别墅，白居易住过的花径草堂以及毛为江青提诗的仙人洞，突然产生作诗的冲动，于是，返家后立即重又拿起笔来，写五、七言古体诗。我认为只要押韵，写出一定的意义来就算。但写七律、词我就完全不懂了。好在我有两个老战友，一个叫邓荣中，一个叫叶长青，两人都是中学语文教师。我向他们请教，才知道七律三四、五六中间两联必须成对，填词必须要懂韵律。不管他们怎样教，格律、音韵我始终不太明白，但他们也说，现代人写古本诗词，不必要太严格，只要写出诗词意境，主题鲜明即可。因此我就开始“创作”了。2001年我写了一年，居然也写出长长短短的诗词几百首了。但我仍然觉得古体诗词，写起来放不开。2002年我就基本停笔不写了。





2003年我重又拿起笔改写新诗，并且试着向外投稿，要社会上刊物的大编辑们，来检验我的作品。结果，《诗刊》、《人民文学》、《国风文学》、《雪国诗刊》、《诗人生活》、《新乐府》……多家诗刊用了我的诗作。我又向应征的诗集投稿，其中二十几家的诗集收进了我的作品，一、二、三等奖都有。新诗、仿古诗几乎是有投就用。但几百首诗怎么投？我想，还是出本诗集吧。因我原籍贵州，思乡情节，贵阳的花溪最美，就叫《花溪流芳》吧！出诗集的愿望拖了几年，直到2005年，这个心愿才得以了却。

年已古稀，心却年轻，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身心的保健，是酸甜苦辣生活的回味，是参与社会活动的进击，是享受夕阳灿烂的积极活动。回忆一生，不由感叹：

古稀已过忆行踪
少年有志去从戎
愧对班超未建业
想学李白原是梦
嘉禾脊地难成苗
杂木沃土易葱茏
不惑方去学商贾
邯郸学步称诗翁

毛 依

2005年12月16日于太原

叙事传统和抒情时代的 交汇、融合(代序)

读毛依先生的诗集《花溪流芳》

张锐锋

中国的诗歌传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从《诗经》开始,古代诗人们就以各种方式开始记录和歌唱生活,也开始了中华民族对于诗歌的审美历程。按照胡适《中国白话文学史》的说法,中国的白话文学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乐府,实际上,诗歌的白话文学传统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国风》就是从各地民歌而来。只是由于语言在时间中的变迁,使我们今天难以理解昔日白话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将它们作为文言对待。

表面看来,中国诗歌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希腊式的史诗,没有产生过荷马和密尔顿、但丁式的诗人,但中国并不缺乏叙事传统。按照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中国文学发展的起源具有整体的特殊性,即,中国古代文化生成的环境不同于其他古老的文化发祥地,既不同于希腊,也不同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中国文化乃是在一个大地面上渐渐发育成熟,稀落的村庄“分别各自环拥着一个个的城圈,那即是当时的国与邑。”由于语言具有很大差异,人口也不集中,不易于形成大的史诗叙事的气候条件。中国的叙事传统更多的体现为片断式的、抒情性的精彩一闪,更善于捕捉一个个有意味的瞬间。在中国诗人看来,没有完整的历史和人生,只有片断,只有瞬间的强光才能为我们留下真切的烙印。以至于这一点在诗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被认为诗词鼎盛的唐宋时期,也可以从其诗词创作中看到叙事和抒情融合的独特遗韵。

近读毛依先生的诗集《花溪流芳》,感受颇深。诗人并没有采用最前卫的表达方式,甚至在内容上也采取了传统的立场,然而,掩卷思之,其可贵的种种创作探索更多的是“向后看”的结果,正是诗人从中国传统中汲取养分,才造就了毛依诗歌韵味如此优雅的表达。可以说毛依先生的诗,正是与祖国的传统诗歌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的。比如说,在长诗《转经轮》中,诗人运用了似乎久已失传的叙事手段和优美的韵律,回





归于中国诗歌史的清澈源泉。同时，诗人饱满的激情在叙事中得以灌注，使诗歌本身变得更为亲切感人，也使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来自遥远古代的韵律。爱情这一古老的主题在一个人生的邂逅中被激发，从寺庙这一带有《西厢记》意味的地点开始，展开了一部融入现实生活的个人史。爱情在叙事中得到了一次次提升，直到被净化为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

在这里，我们所共同经历的时代浓缩了，个人在一个时代中的渺小和无奈，个人与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宿命，爱情与现实的对撞和交锋……总之，我们曾熟悉的、甚至熟视无睹的内容，或者人人皆知却未能表达的内容，被诗人用早已准备好的渔夫的网，捕获到自己的船舱里。这里诗人自己的独特体验：爱情是超越世俗的，也超越了每一个残酷的时代。它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无论是《西厢记》，还是《梁祝》，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长恨歌》，亦或是今天的《转经轮》都是如此。它的纯净的质地和温柔的外形，从未掩盖其坚硬的一面。它的悲伤忧郁的灵魂，也从未取得与世俗的和解。它总是出于被扼杀的位置，它从不求乞和妥协，它从来都是悲歌一曲，来时激情飞扬，去时随风飘散，正如天空的白云翳漾，以风暴为其驱动，以自由为其精髓，以变幻为其神韵。而且，愈是经历艰难磨折的爱情，就愈是现出其坚硬的核心。爱情注定要在最后的洗礼中以其悲壮、悲愤取得虚无的胜利，像《梁祝》中的化蝶，也许，惟是如此，爱情才成为我们精神的伟大象征。

正如《转经轮》长篇叙事诗中所言：“什么叫生死离别？/什么叫万箭穿心？/只有经过撕心裂肺的别离煎熬，/才知道爱情的份量有多多重沉！/……想着她我越来越宁静/只等那一刻到来灵魂飞升，/可我多想此刻就见到她啊，/她的真情就是我永久的坟墓。”爱情这一被《诗经》情深意切地描绘过的主题，被李白和杜甫畅快淋漓地抒发点化过的主题，被莎士比亚恣意汪洋地歌颂过的主题，以致被无数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千百年来不断翻阅和锤炼过的主题，在毛依先生的笔下再一次重现其精美的油彩。一对恋人，一个漫长的等待，一段悠悠长梦，一面斑驳的被雨雪敲打的峭壁，一曲婉转曲折的情歌，一列呼啸而过的冒着滚滚浓烟的列车，从历史的隧道中出现，又进入另一条更深的时间长廊。一切期待和生死相许，都最终在委婉的诗篇中平息下来，这是生活中真实的和解，是由实到虚无的准确表达，它既告诉我们值得生活下去的部分理由，也提供了人生荒谬虚幻的另一面的图景参照。

很久以来，这样的叙事传统似乎快要绝迹了。在当代诗歌中，诗人们把自己囊中的箭搭在强弓上，更多的瞄准了抽象的靶心。他们要寻找意义的幅射、内心丰富的幻像，忘却了发生的真实本身。自从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以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以来,诗人高傲的心一直在事实之上徘徊,他们借助翅膀的扇动翱翔,不屑于在地面上过多停留。但是,毛依先生敢于弯下自己的腰身,捡回人们丢弃在田垄里的每一真实的麦穗,并讲叙其来历和描绘它的麦芒上闪耀的光芒。爱情以及许多事物并非凭空而来,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花纹和精神脉络,有着自己的存在依据,它在很多情况下必须通过生动的讲叙才能得以完整的表达。再如一首题为《乌江啊,我的母亲河》的诗歌中,毛依先生同样采取了某些叙事手段:“母亲河啊,你可记得/漫长的补丁擦补丁的岁月/蓬头垢面的青春少女/蜷缩在火坑旁张望门外的天空/想出门却没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娃儿们裂冰口的光脚板/在荆棘丛中东刨西找/只想为饿极了的小嘴巴/填进一点苦涩的野果子/汉子们呆坐在火塘旁抽叶子烟/咳喘着累弯了的骨架子/……”

这种情景讲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苦痛的年代,它让我们想起了艾青的诗歌名篇《大堰河啊,我的保姆》。有时,坚实的叙事给我们以更多的思考,也将阅读者带入更深的历史情境。这是简单地抒情和抽象的意义寻找所不能替代的。在《松烟铺的传说》诗中,同样可以看到诗人的这种叙事魅力,他用故事传说生动地展现了善与恶的对立、搏斗和一个最终的善和的结局,也用这样的故事说出了善的力量和人间的正义信念,并将一个和谐美满的未来赋予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毛依先生显然是想通过讲述一个个现实事件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向往,也试图用最朴实的诗歌手段来实现某种面向未来的思考。事实本身在讲述中已经变为更多的东西,它的每一个侧面、每一个投影以及每一个意义指向,透过它的外形向更为广阔的时空辐射。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件不再是简单的一个,而是在讲述中转变为无数。也许,这也是叙事的魅力所在。

美国作家爱伦·坡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三个层面,即纯粹智力、趣味和道德感。他认为“智力本身与真理有关,趣味使我们知道美,道德感则重视道义。再就道义而言,良心教人以义务,理智教人们以得失利害,而趣味则以展现优美来满足自己。”因此,“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显然就是一种美感”。可以说,每一个作家或诗人都试图从这三个层面上展示自己内在的世界,都试图用精彩的语词组合为最精确的表达,都试图从最基本的人性中推演出不朽的美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文字很容易拒斥创作者的初衷,作家或诗人也难以将自己复杂的感情、思考和生命体验完全融合到创作中,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也许正是这种压制,经我们的创作预留下重新解读的空间,否则,无论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诗,都将因毫无保留的个人表述而变得枯燥乏味。

毛依先生的创作正是多个层面上,充分展现了智力、趣味和道德感。因而,他的诗





歌必然会产生长久的、穿透人心的效果，他的个人经验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效的转为美的力量，一切纯粹的技巧性的东西，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他的每首诗几乎都具有质朴的品质，都有看似最平凡的开始和最委婉的结局。诗意在过程中徐徐展开，弥漫于诗行中，又在生活的情景中缓缓升腾，以致将我们席卷其中。在这部厚厚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丰富人生，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心在其间跳动。他所引用的、讲述的种种事件，因其文化意义上的互为效应，也更加深刻地表述了我们借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毛依先生的诗歌创作所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和敢于回归传统的勇敢精神，在这部诗集中已经充分显现。我们所做的、所应做的和所能做的，就是轻轻地翻开这部诗集，用从心灵里延伸出来的目光，借助世界上最明亮的光线，来阅读它、感受它。

张锐峰 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山西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拂去封尘的妙笔(代序)

——读毛依诗集《花溪流芳》

邓荣中

在毛依先生诗集《花溪流芳》即将付印之时，作为近半个世纪的文友、诗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很爱读毛依的诗，他的诗立意新颖，构思奇巧，格调清新，语言流畅，读之，浓浓的诗意便会扑面而来，令人不禁为诗里荡漾的激情而击节倾倒。对于了解他的人，更会赞叹他的奇才。

解放后，还是弱冠之年的他便参军赴朝作战。这时，应该说他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到部队后才开始接触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读物，可是不久，便渐渐崭露出他非凡的才华。他不断给部队刊物投稿，居然被《解放军报》、《志愿军报》、《志愿军战士》聘为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不久被调任营部文书，文化练兵时他任文教，军事练兵时他当教官，文艺会演时他调到战士演出队创作组编创节目，俨然成了文艺战士。五六年转业，竟又在数千人的大厂里脱颖而出，担任厂报主编，在他身边集中了一批颇具才华的青年文学骨干，初步显露了他的组织才干与亲和能力。这时，他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高峰，每每是文不加点，下笔千言，每期上都有他深受职工喜爱的作品，同时还常给社会报刊投稿。短短三四年内，就加入了新闻协会和文联。从一个初识文墨的少年，成长为成绩斐然的文学青年，仅仅说他热爱学习，善于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实实在在是得益于他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生活触觉，得益于他独特超群的文学天赋。

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未可限量的翩翩才子，六一年竟因诸多阴差阳错的原因，他失去了工作和经济来源，随着孩子陆续降生，他不得不四处求职，以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家庭重担。为了一家的温饱，他当过农中教师，炊事员，锅炉工……，但微薄的收入改变不了窘困的处境，只能挣扎在社会底层。长歌当哭，也得在痛定之后，为生计而辛苦奔波的人，恐怕很难有力气和兴致在阶级斗争的狂涛里去吹响那高亢昂扬的战斗号





角。他那挥洒自如的笔终于封尘了。

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地，在艰难中熬煎出来的孩子们一个个颇有出息，他的生活也随之渐渐安定下来，沉睡四十年的文思终于苏醒、涌动，于是他拂去笔上的封尘，决定用诗歌来抒发情怀。一旦启闸，激荡的情感和厚重的生活积累便似涌泉般喷礴而出，不可自己，短短几年硕果累累，汇编成集。

他的创作首先是从七律着手。据我所知，他并不曾着意研究过古典诗词，但甫一落笔，居然对仗工整，基本符合格律，可见他写作功底之深厚。到填词时，锤炼文字的功力，驾驭语言的技巧更臻成熟，置之宋词亦可乱真，某些篇什如《疏影》等，其意境之深邃新奇，语言之华美典雅，较之宋人名篇，也堪称上乘佳作。

他的古诗词大都是描写祖国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他通过敏锐的观察，准确地概括出景物独有的特点，以细腻的笔锋，饱蘸诗人的激情，点染出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引导读者随他的笔触去欣赏、领略和感受祖国的奇丽壮美，缅怀古圣先贤的不朽业绩。去抒发热烈的爱国情怀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美好情趣。

他的古典叙事诗则别具一格，语言质朴无华，叙事平实酣畅。毫无刀斧雕琢的痕迹。粗略一看，似乎只是些奇闻异事，但仔细品味，却意趣无穷。诗人从主人公的生活经历里剪裁出典型的材料，给以直白的记述，一个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触手可及，《三临鬼门关》、《柳和尚的风流事》就是这样的代表。从主人公奇特的经历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它是真实的历史遗迹，人性烙印。《苗寨一日游》与《夜宿箭杆村》则以犀利刀锋，深深地镌刻出一南一北两幅贫困山村的版画，把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与现代城市的高楼车流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人们审视，清醒，在日益富裕的今天，还有如此贫寒的农村，还有如此艰辛的农民兄弟需要我们去关注、去扶助呢。

《转经轮》是诗人长篇叙事诗的力作。他惜以巨大的篇幅，精心地描绘出一幅爱情长卷，既有浓墨重彩、立体感极强的油画，也有格调明快、淡雅飘逸的水彩。从庙堂邂逅到小城重逢，从月下漫步到渠畔戏水，从娓娓细语到海誓山盟，从频频传书到踌躇首企盼，诗人着力的渲染，给我们展示了一段真实而浪漫的爱情，塑造了一对纯洁的一往情深的恋人的感人形象。我想，读者定会被这热烈的爱情所感染，祝福这对有情人结出美丽的爱情果实。然而谁会料到这纯真的爱情仅仅是因为女方的家庭出身——一种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责任的家庭出身问题而惨遭摧残，不仅不能终成眷属，而且还累及贫农出身的男主人公也长期受到迫害。这种爱情悲剧绝非偶然，而是代表了一个阶层人物的命运。是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诗人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

露和批判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应该懂得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自由。

《转经轮》一诗在《中国文艺》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尤其是黄长江主编的《今日文艺报》用两个整版登出了这首千余行的长诗,并对此诗预言:“毛依先生这首爱情长诗《转经轮》将成为21世纪初期诞生的经典著作,长期流传下去。”报纸发出后,引起了诗坛及文艺评论家的广泛注意,《今日文艺报》编辑部立即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诗评及赞扬信件,许多书法精英读诗后,以激动之情挥毫馈墨宝。多家刊报纷纷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沉寂多年的诗坛掀起了赞扬《转经轮》的热风,连我国四大权威网站之一的《中广网》也破天荒的在2005年12月,将这千余行的《转经轮》全文登载,并发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评论。《转经轮》一诗的成功,说明毛依的笔力,也说明了毛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毛依以他丰富的感情在写诗,因此他的诗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说毛依先生感情丰富,并非言过其实,他的确极易动情,他能为毫不相干的痛苦而泪流满面。为远在千里的邪恶而拍案怒喝。这不是脆弱而是敏感多情,爱憎分明。或许这正是一个诗人得以成功的奥秘,所以他大量的抒情诗无不是他真情的流露。他还善于用微小的事物(如竹菊、蝴蝶、泡桐、河豚)来寓情寄意,或索隐发微,以小见大,或借题发挥,触类旁及,深深地开掘内涵,热情讴歌乡情、亲情、友情、爱情,讴歌人间一切真情,鞭笞丑陋与邪恶,诗人将鲜明的爱憎尽情地浇灌在字里行间,给人以启迪、薰陶。

由于他的诗情真意切,更兼丰厚的生活积淀和文学修养,厚积而薄发,当然游刃有余,优美的抒情诗句,随着情感的起伏,像涓涓清泉绵延流淌,清新自然,旖丽亲切,无丝毫矫饰之态,总是让人情不自禁地陶醉在美妙的意境之中。

有人说,诗人出青年,因为诗是激情的花朵。五十而知天命,既知了天命,便心平气和,再则老气横秋,做出诗来四平八稳,哪还有蓬勃的朝气和冲动。故古往今来,老而有成者鲜有。而毛依先生的诗,处处飘荡着青春的气息,谁能看出这些诗竟是出自一个古稀老翁之手。作为他的笔友和读者,我衷心祝愿他永葆青春活力,继续挥动生花妙笔,绽放出更多更艳的奇葩,给诗苑添彩增辉,给世界文坛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邓荣中,原籍四川,1935年生,15岁参加抗美援朝,1956年转业到国防工厂,中学语文教师,曾在电大任教主讲文学。有诗歌、诗评在报刊发表。现为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



毛嫱麗姬
人之所美
毛韻依依
情之獨鐘
毛詩斐斐
家皆誦之
陟彼砠矣
惟馬不痛
為毛依詩集題
乙酉冬張銳鋒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张锐锋为《花溪流芳》题词

真情貴詩
毛依詩及原心
歲次乙酉年春
董耀章書

董耀章：诗评家、诗人、书法家、编审。山西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山西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廊艺术顾问、联合国世界教科文专家组成员为《花溪流芳》题词

翠峰層疊愛心狂湧
烏江浪
毛依鄉長大作誌賀
連理詩
李發模乙酉初秋
情魚纏綿赤子常吟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会员，著名诗人、作家李发模为《花溪流芳》题词

题赠毛依先生

诗坛名流

乙酉年夏云云书

著名诗人、诗评家、书法家高云先生为《花溪流芳》题词

大诗人毛依先生
诗如其心
韵美如花

乙酉八月
中国林业出版社
书协年
文戈

牟文戈：山东日照市人，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音乐著作权协会、日照市作协、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山东诗词协会会员，多家书画协会会员。《今日文艺》、《今日歌词精选》副主编为《花溪流芳》题词